

说也将迎来全新的修订版。应陈染邀请，我和陈染专门就她的文学创作，做了一次全景式的长篇访谈。以下访谈内容，经陈染修订过。

我接触文学很晚

《新民周刊》：漫长的岁月里，在写作上你是怎么保持自己的艺术能量的？如何让自己保持一种好的写作状态？

陈染：我小时候学音乐，上世纪70年代，我整个小学和初中都在练琴。我上高中之后，国家才恢复了高考。有了高考这个出路，加上每天练琴5个小时太辛苦了，我就丢开音乐，开始练习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。早年我的个性比较拘谨和腼腆，没有办法去和别人沟通，觉得写作是特别的表达途径，所以就这么一路写了起来。其实直到如今，我也很难和别人当面唇枪舌剑或者甜言蜜语，略显柔软和脆弱的内心仿佛需要一种保护膜才能表达出来，文字就是这层保护膜。

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完全是一种本能，是自发的、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起作用。那时候，80年代初，我根本没有想到写作、出版还要“操作”，还有什么“功利性”，只是觉得写作是我本心

右图：生活中的陈染是一个敏感、细腻的人。



的一种东西，我愿意写，写完了别人看不看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后来，写作慢慢职业化，就感觉非常辛苦、非常劳累熬人了。

应该说，青春期是一个成年人杂质最少的阶段，也是一个作家、艺术家最纯粹的时期。我很庆幸自己的这个时段比别人漫长了一点，也可以说，比别人“懂事”晚了一点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“懂事”，换个词来形容的话，就是对某种社会“规则”“潜规则”的“顺从”“服从”，是可以换来利益的。我所以说庆幸，是因为一旦完全“懂事”了，那么这个作家差不多就完蛋了。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作家、艺术家被现实一点点磨损直至殆尽的原因之一。

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作家是可以与现实保持一种“边界意识”的，一种恰到好处的“度”。我至今依然愿意选择：知世故而不世故。

这个特性，使得我的作品常常发出不“合群”、不“和谐”之音。这也使我常常反思：我们到底是要合谁的群？谐谁的音呢？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，和写作是什么样的关系？

陈染：在写作的日子里，每天早晨对于我，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沉重的起点，如同背着一座山慢慢前行，也像是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，沉甸甸地由早晨来启